紅樓夢/第081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八十一回　占旺相四美釣游魚　奉嚴詞兩番入家塾

且說迎春歸去之後，邢夫人象沒有這事，倒是王夫人撫養了一場，卻甚實傷感，在房中自己歎息了一回。只見寶玉走來請安，看見王夫人臉上似有淚痕，也不敢坐，只在旁邊站著。王夫人叫他坐下，寶玉才捱上炕來，就在王夫人身旁坐了。王夫人見他呆呆的瞅著，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，便道：“你又為什麼這樣呆呆的？”寶玉道：“并不為什麼，只是昨兒聽見二姐姐這种光景，我實在替他受不得。雖不敢告訴老太太，卻這兩夜只是睡不著。我想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，那里受得這樣的委屈。況且二姐姐是個最懦弱的人，向來不會和人拌嘴，偏偏兒的遇見這樣沒人心的東西，竟一點兒不知道女人的苦處。”說著，幾乎滴下淚來。王夫人道：“這也是沒法兒的事。俗語說的，‘嫁出去的女孩兒潑出去的水’，叫我能怎麼樣呢。”寶玉道：“我昨兒夜里倒想了一個主意：咱們索性回明了老太太，把二姐姐接回來，還叫他紫菱洲住著，仍舊我們姐妹弟兄們一塊兒吃，一塊兒頑，省得受孫家那混帳行子的氣。等他來接，咱們硬不叫他去。由他接一百回，咱們留一百回，只說是老太太的主意。這個豈不好呢！”王夫人聽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惱，說道：“你又發了呆氣了，混說的是什麼！大凡做了女孩兒，終久是要出門子的，嫁到人家去，娘家那里顧得，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命運，碰得好就好，碰得不好也就沒法兒。你難道沒聽見人說‘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’，那里個個都象你大姐姐做娘娘呢。況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婦，孫姑爺也還是年輕的人，各人有各人的脾氣，新來乍到，自然要有些扭別的。過幾年大家摸著脾氣兒，生兒長女以後，那就好了。你斷斷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說起半個字，我知道了是不依你的。快去幹你的去罷，不要在這里混說。”說得寶玉也不敢作聲，坐了一回，無精打彩的出來了。憋著一肚子悶氣，無處可泄，走到園中，一徑往瀟湘館來。

剛進了門，便放聲大哭起來。黛玉正在梳洗才畢，見寶玉這個光景，倒嚇了一跳，問：“是怎麼了？和誰慪了氣了？”連問幾聲。寶玉低著頭，伏在桌子上，嗚嗚咽咽，

哭的說不出話來。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的瞅著他，一會子問道：“到底是別人和你慪了氣了，還是我得罪了你呢？”寶玉搖手道：“都不是，都不是。”黛玉道：“那麼著為什麼這麼傷起心來？”寶玉道：“我只想著咱們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，活著真真沒有趣兒！”黛玉聽了這話，更覺驚訝，道：“這是什麼話，你真正發了瘋了不成！”寶玉道：“也并不是我發瘋，我告訴你，你也不能不傷心。前兒二姐姐回來的樣子和那些話，你也都聽見看見了。我想人到了大的時候，為什麼要嫁？嫁出去受人家這般苦楚！還記得咱們初結‘海棠社’的時候，大家吟詩做東道，那時候何等熱鬧。如今寶姐姐家去了，連香菱也不能過來，二姐姐又出了門子了，幾個知心知意的人都不在一處，弄得這樣光景。我原打算去告訴老太太接二姐姐回來，誰知太太不依，倒說我呆，混說，我又不敢言語。這不多幾時，你瞧瞧，園中光景，已經大變了。若再過幾年，又不知怎麼樣了。故此越想不由人不心里難受起來。”黛玉聽了這番言語，把頭漸漸的低了下去，身子漸漸的退至炕上，一言不發，歎了口氣，便向里躺下去了。

紫鵑剛拿進茶來，見他兩個這樣，正在納悶。只見襲人來了，進來看見寶玉，便道：“二爺在這里呢么，老太太那里叫呢。我估量著二爺就是在這里。”黛玉聽見是襲人，便欠身起來讓坐。黛玉的兩個眼圈兒已經哭的通紅了。寶玉看見道：“妹妹，我剛才說的不過是些呆話，你也不用傷心。你要想我的話時，身子更要保重才好。你歇歇兒罷，老太太那邊叫我，我看看去就來。”說著，往外走了。襲人悄問黛玉道：“你兩個人又為什麼？”黛玉道：“他為他二姐姐傷心，我是剛才眼睛發痒揉的，并不為什麼。”襲人也不言語，忙跟了寶玉出來，各自散了。寶玉來到賈母那邊，賈母卻已經歇晌，只得回到怡紅院。到了午後，寶玉睡了中覺起來，甚覺無聊，隨手拿了一本書看。襲人見他看書，忙去沏茶伺候。誰知寶玉拿的那本書卻是《古樂府》，隨手翻來，正看見曹孟德“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”一首，不覺刺心。因放下這一本，又拿一本看時，卻是晉文，翻了幾頁，忽然把書掩上，托著腮，只管痴痴的坐著。襲人倒了茶來，見他這般光景便道：“你為什麼又不看了？”寶玉也不答言，接過茶來喝了一口，便放下了。襲人一時摸不著頭腦，也只管站在旁邊呆呆的看著他。忽見寶玉站起來，嘴里咕咕噥噥的說道：“好一個‘放浪形骸之外’！”襲人聽了，又好笑，又不敢問他，只得勸道：“你若不愛看這些書，不如還到園里逛逛，也省得悶出毛病來。”那寶玉只管口中答應，只管出著神往外走了。

一時走到沁芳亭，但見蕭疏景象，人去房空。又來至蘅蕪院，更是香草依然，門窗掩閉。轉過藕香榭來，遠遠的只見幾個人在蓼漵一帶欄杆上靠著，有幾個小丫頭蹲在地下找東西。寶玉輕輕的走在假山背後聽著。只聽一個說道：“看他洑上來不洑上來。”

好似李紋的語音。一個笑道：“好，下去了。我知道他不上來的。”這個卻是探春的聲音。一個又道：“是了，姐姐你別動，只管等著。他橫豎上來。”一個又說：“上來了。”這兩個是李綺邢岫煙的聲兒。寶玉忍不住，拾了一塊小磚頭兒，往那水里一撂，咕咚一聲，四個人都嚇了一跳，驚訝道：“這是誰這麼促狹？唬了我們一跳。”寶玉笑著從山子後直跳出來，笑道：“你們好樂啊，怎麼不叫我一聲兒？”探春道：“我就知道再不是別人，必是二哥哥這樣淘氣。沒什麼說的，你好好兒的賠我們的魚罷。剛才一個魚上來，剛剛兒的要釣著，叫你唬跑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你們在這里頑竟不找我，我還要罰你們呢。”大家笑了一回。寶玉道：“咱們大家今兒釣魚占占誰的運氣好。看誰釣得著就是他今年的運氣好，釣不著就是他今年運氣不好。咱們誰先釣？”探春便讓李紋，李紋不肯。探春笑道：“這樣就是我先釣。”回頭向寶玉說道：“二哥哥，你再赶走了我的魚，我可不依了。”寶玉道：“頭里原是我要唬你們頑，這會子你只管釣罷。”探春把絲繩拋下，沒十來句話的工夫，就有一個楊葉竄兒吞著鉤子把漂兒墜下去，探春把竿一挑，往地下一撩，卻活迸的。侍書在滿地上亂抓，兩手捧著，擱在小磁壇內清水養著。探春把釣竿遞與李紋。李紋也把釣竿垂下，但覺絲兒一動，忙挑起來，卻是個空鉤子。又垂下去，半晌鉤絲一動，又挑起來，還是空鉤子。李紋把那鉤子拿上來一瞧，原來往里鉤了。李紋笑道：“怪不得釣不著。”忙叫素雲把鉤子敲好了，換上新虫子，上邊貼好了葦片兒。垂下去一會兒，見葦片直沉下去，急忙提起來，倒是一個二寸長的鮲瓜兒。李紋笑著道：“寶哥哥釣罷。”寶玉道：“索性三妹妹和邢妹妹釣了我再釣。”岫煙卻不答言。只見李綺道：“寶哥哥先釣罷。”說著水面上起了一個泡兒。探春道：“不必盡著讓了。你看那魚都在三妹妹那邊呢，還是三妹妹快著釣罷。”李綺笑著接了釣竿兒，果然沉下去就釣了一個。然後岫煙也釣著了一個，隨將竿子仍舊遞給探春，探春才遞與寶玉。寶玉道：“我是要做姜太公的。”便走下石磯，坐在池邊釣起來，豈知那水里的魚看見人影兒，都躲到別處去了。寶玉掄著釣竿等了半天，那釣絲兒動也不動。剛有一個魚兒在水邊吐沫，寶玉把竿子一幌，又唬走了。急的寶玉道：“我最是個性兒急的人，他偏性兒慢，這可怎麼樣呢。好魚兒，快來罷！你也成全成全我呢。”說得四人都笑了。一言未了，只見釣絲微微一動。寶玉喜得滿怀，用力往上一兜，把釣竿往石上一碰，折作兩段，絲也振斷了，鉤子也不知往那里去了。眾人越發笑起來。探春道：“再沒見象你這樣鹵人。”正說著，只見麝月慌慌張張的跑來說：“二爺，老太太醒了，叫你快去呢。”五個人都唬了一跳。探春便問麝月道：“老太太叫二爺什麼事？”麝月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就只聽見說是什麼鬧破了，叫寶玉來問，還要叫璉二奶奶一塊兒查問呢。”嚇得寶玉發了一回呆，說道：“不知又是那個丫頭遭了瘟了。”探春道：“不知什麼事，二哥哥你快去，有什麼信兒，先叫麝月來告訴我們一聲兒。”說著，便同李紋李綺岫煙走了。

寶玉走到賈母房中，只見王夫人陪著賈母摸牌。寶玉看見無事，才把心放下了一半。賈母見他進來，便問道：“你前年那一次大病的時候，後來虧了一個瘋和尚和個瘸道士治好了的。那會子病里，你覺得是怎麼樣？”寶玉想了一回，道：“我記得得病的時候兒，好好的站著，倒象背地里有人把我攔頭一棍，疼的眼睛前頭漆黑，看見滿屋子里都是些青面獠牙，拿刀舉棒的惡鬼。躺在炕上，覺得腦袋上加了幾個腦箍似的。以後便疼的任什麼不知道了。到好的時候，又記得堂屋里一片金光直照到我房里來，那些鬼都跑著躲避，便不見了。我的頭也不疼了，心上也就清楚了。”賈母告訴王夫人道：“這個樣兒也就差不多了。”

說著鳳姐也進來了，見了賈母，又回身見過了王夫人，說道：“老祖宗要問我什麼？”賈母道：“你前年害了邪病，你還記得怎麼樣？”鳳姐兒笑道：“我也不很記得了。但覺自己身子不由自主，倒象有些鬼怪拉拉扯扯要我殺人才好，有什麼，拿什麼，見什麼，殺什麼。自己原覺很乏，只是不能住手。”賈母道：“好的時候還記得么？”鳳姐道：“好的時候好象空中有人說了幾句話似的，卻不記得說什麼來著。”賈母道：“這麼看起來竟是他了。他姐兒兩個病中的光景和才說的一樣。這老東西竟這樣坏心，寶玉枉認了他做乾媽。倒是這個和尚道人，阿彌陀佛，才是救寶玉性命的，只是沒有報答他。”鳳姐道：“怎麼老太太想起我們的病來呢？”賈母道：“你問你太太去，我懶待說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才剛老爺進來說起寶玉的乾媽竟是個混帳東西，邪魔外道的。如今鬧破了，被錦衣府拿住送入刑部監，要問死罪的了，前幾天被人告發的。那個人叫做什麼潘三保，有一所房子賣與斜對過當舖里。這房子加了幾倍价錢，潘三保還要加，當舖里那里還肯。潘三保便買囑了這老東西，因他常到當舖里去，那當舖里人的內眷都與他好的。他就使了個法兒，叫人家的內人便得了邪病，家翻宅亂起來。他又去說這個病他能治，就用些神馬紙錢燒獻了，果然見效。他又向人家內眷們要了十幾兩銀子。豈知老佛爺有眼，應該敗露了。這一天急要回去，掉了一個絹包兒。當舖里人撿起來一看，里頭有許多紙人，還有四丸子很香的香。正詫异著呢，那老東西倒回來找這絹包兒。這里的人就把他拿住，身邊一搜，搜出一個匣子，里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，不穿衣服，光著身子的兩個魔王，還有七根朱紅繡花針。立時送到錦衣府去，問出許多官員家大戶太太姑娘們的隱情事來。所以知會了營里，把他家中一抄，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，幾匣子鬧香。炕背後空屋子里挂著一盞七星燈，燈下有幾個草人，有頭上戴著腦箍的，有胸前穿著釘子的，有項上拴著鎖子的。柜子里無數紙人兒，底下幾篇小帳，上面記著某家驗過，應找銀若干。得人家油錢香分也不計其數。鳳姐道：“咱們的病，一准是他。我記得咱們病後，那老妖精向趙姨娘處來過幾次，要向趙姨娘討銀子，見了我，便臉上變貌變色，

兩眼黧雞似的。我當初還猜疑了幾遍，總不知什麼原故。如今說起來，卻原來都是有因的。但只我在這里當家，自然惹人恨怨，怪不得人治我。寶玉可和人有什麼仇呢，忍得下這樣毒手。”賈母道：“焉知不因我疼寶玉不疼環兒，竟給你們种了毒了呢。”王夫人道：“這老貨已經問了罪，決不好叫他來對證。沒有對證，趙姨娘那里肯認帳。事情又大，鬧出來，外面也不雅，等他自作自受，少不得要自己敗露的。”賈母道：“你這話說的也是，這樣事，沒有對證，也難作准。只是佛爺菩薩看的真，他們姐兒兩個，如今又比誰不濟了呢。罷了，過去的事，鳳哥兒也不必提了。今日你和你太太都在我這邊吃了晚飯再過去罷。”遂叫鴛鴦琥珀等傳飯。鳳姐赶忙笑道：“怎麼老祖宗倒操起心來！”王夫人也笑了。只見外頭幾個媳婦伺候。鳳姐連忙告訴小丫頭子傳飯：“我和太太都跟著老太太吃。”正說著，只見玉釧兒走來對王夫人道：“老爺要找一件什麼東西，請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飯完了自己去找一找呢。”賈母道：“你去罷，保不住你老爺有要緊的事。”王夫人答應著，便留下鳳姐兒伺候，自己退了出來。

回至房中，和賈政說了些閒話，把東西找了出來。賈政便問道：“迎兒已經回去了，他在孫家怎麼樣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迎丫頭一肚子眼淚，說孫姑爺凶橫的了不得。”因把迎春的話述了一遍。賈政歎道：“我原知不是對頭，無奈大老爺已說定了，教我也沒法。不過迎丫頭受些委屈罷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這還是新媳婦，只指望他以後好了好。”說著，嗤的一笑。賈政道：“笑什麼？”王夫人道：“我笑寶玉，今兒早起特特的到這屋里來，說的都是些孩子話。”賈政道：“他說什麼？”王夫人把寶玉的言語笑述了一遍。賈政也忍不住的笑，因又說道：“你提寶玉，我正想起一件事來。這小孩子天天放在園里，也不是事。生女兒不得濟，還是別人家的人，生兒若不濟事，關系非淺。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來，學問人品都是极好的，也是南邊人。但我想南邊先生性情最是和平，咱們城里的小孩，個個踢天弄井，鬼聰明倒是有的，可以搪塞就搪塞過去了，膽子又大，先生再要不肯給沒臉，一日哄哥兒似的，沒的白耽誤了。所以老輩子不肯請外頭的先生，只在本家擇出有年紀再有點學問的請來掌家塾。如今儒大太爺雖學問也只中平，但還彈壓的住這些小孩子們，不至以顢頇了事。我想寶玉閒著總不好，不如仍舊叫他家塾中讀書去罷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老爺說的很是。自從老爺外任去了，他又常病，竟耽擱了好幾年。如今且在家學里溫習溫習，也是好的。”賈政點頭，又說些閒話，不題。

且說寶玉次日起來，梳洗已畢，早有小廝們傳進話來說：“老爺叫二爺說話。”寶玉忙整理了衣服，來至賈政書房中，請了安站著。賈政道：“你近來作些什麼功課？雖有幾篇字，也算不得什麼。我看你近來的光景，越發比頭幾年散蕩了，況且每每聽見你

推病不肯念書。如今可大好了，我還聽見你天天在園子里和姊妹們頑頑笑笑，甚至和那些丫頭們混鬧，把自己的正經事，總丟在腦袋後頭。就是做得幾句詩詞，也并不怎麼樣，有什麼稀罕處！比如應試選舉，到底以文章為主，你這上頭倒沒有一點兒工夫。我可囑咐你：自今日起，再不許做詩做對的了，單要習學八股文章。限你一年，若毫無長進，你也不用念書了，我也不願有你這樣的兒子了。”遂叫李貴來，說：“明兒一早，傳焙茗跟了寶玉去收拾應念的書籍，一齊拿過來我看看，親自送他到家學里去。”喝命寶玉：“去罷！明日起早來見我。”寶玉聽了，半日竟無一言可答，因回到怡紅院來。

襲人正在著急聽信，見說取書，倒也歡喜。獨是寶玉要人即刻送信與賈母，欲叫攔阻。賈母得信，便命人叫寶玉來，告訴他說：“只管放心先去，別叫你老子生氣。有什麼難為你，有我呢。”寶玉沒法，只得回來囑咐了丫頭們：“明日早早叫我，老爺要等著送我到家學里去呢。”襲人等答應了，同麝月兩個倒替著醒了一夜。

次日一早，襲人便叫醒寶玉，梳洗了，換了衣服，打發小丫頭子傳了焙茗在二門上伺候，拿著書籍等物。襲人又催了兩遍，寶玉只得出來過賈政書房中來，先打聽“老爺過來了沒有？”書房中小廝答應：“方才一位清客相公請老爺回話，里邊說梳洗呢，命清客相公出去候著去了。”寶玉聽了，心里稍稍安頓，連忙到賈政這邊來。恰好賈政著人來叫，寶玉便跟著進去。賈政不免又囑咐幾句話，帶了寶玉上了車，焙茗拿著書籍，一直到家塾中來。

早有人先搶一步回代儒說：“老爺來了。”代儒站起身來，賈政早已走入，向代儒請了安。代儒拉著手問了好，又問：“老太太近日安么？”寶玉過來也請了安。賈政站著，請代儒坐了，然後坐下。賈政道：“我今日自己送他來，因要求托一番。這孩子年紀也不小了，到底要學個成人的舉業，才是終身立身成名之事。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們混鬧，雖懂得幾句詩詞，也是胡謅亂道的，就是好了，也不過是風雲月露，與一生的正事毫無關涉。”代儒道：“我看他相貌也還体面，靈性也還去得，為什麼不念書，只是心野貪頑。詩詞一道，不是學不得的，只要發達了以後，再學還不遲呢。”賈政道：“原是如此。目今只求叫他讀書，講書，作文章。倘或不聽教訓，還求太爺認真的管教管教他，才不至有名無實的白耽誤了他的一世。”說畢，站起來又作了一個揖，然後說了些閒話，才辭了出去。代儒送至門首，說：“老太太前替我問好請安罷。”賈政答應著，自己上車去了。

代儒回身進來，看見寶玉在西南角靠窗戶擺著一張花梨小桌，右邊堆下兩套舊書，

薄薄兒的一本文章，叫焙茗將紙墨筆硯都擱在抽屜里藏著。代儒道：“寶玉，我聽見說你前兒有病，如今可大好了？”寶玉站起來道：“大好了。”代儒道：“如今論起來，你可也該用功了。你父親望你成人懇切的很。你且把從前念過的書，打頭兒理一遍。每日早起理書，飯後寫字，晌午講書，念幾遍文章就是了。”寶玉答應了個“是”，回身坐下時，不免四面一看。見昔時金榮輩不見了幾個，又添了幾個小學生，都是些粗俗异常的。忽然想起秦鐘來，如今沒有一個做得伴說句知心話兒的，心上凄然不樂，卻不敢作聲，只是悶著看書。代儒告訴寶玉道：“今日頭一天，早些放你家去罷。明日要講書了。但是你又不是很愚夯的，明日我倒要你先講一兩章書我聽，試試你近來的工課何如，我才曉得你到怎麼個分兒上頭。”說得寶玉心中亂跳。欲知明日聽解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原著第八十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